

蒋子龙

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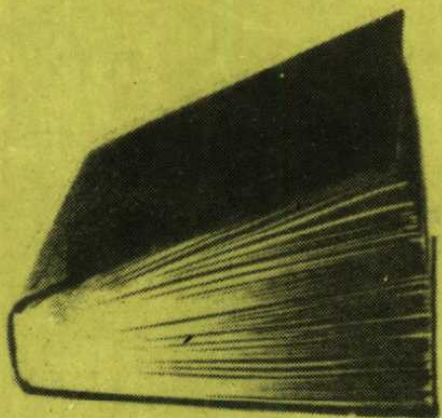
蒋子龙自序

这是一次收割。

付出了多少心血，收成到底怎样，哪个品种歉收，哪个品种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一目了然地全堆在场院里。当初庄稼长在地里的时候，曾是那么花花绿绿的一大片。只有收割后才能一览无余地看见土地的面目，看出自己的真相。

收割是喜悦的，也是严酷的。需要有勇气面对收割后的土地和收获。

回想我和文学缘分，开始写作纯粹是出于对文学的即兴式的爱好，后来能成为作家，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外力的推促——那个年代的青年人，其他的生活理想破灭后往往喜欢投奔文学，靠想象获得一种替代性的满足。一旦被文学收容下来，麻烦就会更多，于是人生变得丰富了。身不由己，欲罢不能，最后被彻底地



第四卷

放逐到文学这个活火山岛上了。

因此，我的作品关注现实是很自然的。而现实常常并不喜欢太过于关心它的文学。于是当代文学和社会现实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关系：文学的想象力得益于现实，又不能见容于现实。

我尝过由上边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的滋味，也知道被报纸一版接一版地批判是怎么回事，因小说引起了一场又一场的风波。不要说有些读者会不理解，连我本人也觉不可思议，文集的每一卷中都有相当分量的作品在发表时引起过「争议」。「争议」这两个字在当时的真正含义是被批评乃至被批判。这些批评和批判极少是艺术上的，大都从政治上找茬子，因此具有政治的威慑力，破坏作家的安全感和创作应有的平静气氛。

值得吗？从这个角度说我是个不走运的作家。是现实拖累了我？还是文学拖累了我？

摄于1960年



1982年在西安



MAY 40 / 01X



1983 年在书斋



蒋子龙身后是明代长城

第四卷说明

这一卷的中篇小说增加了纪实性。同是工业题材，《冬绮之奇》和《开拓者》的味道已大不一样了。从小说发表后的反应来看，大部分读者接受了作者的这种变化。

《螺旋》是作者下了功夫的一部作品，由于涉及到“文化大革命”——在1980年这还是个敏感的题目，批评界对它的反应比较谨慎。

这一卷里最寂寞的就是《九大行星的流光》，当时作者想借用武侠小说的形式写一部中国工业历史小说。由于准备不充分，在当时又不能真的写成像武侠小说，试验有点不伦不类。

《兵遇到了秀才》是长篇传记小说中的两章，后来这部长篇未能完成，这两章便成了独立的东西。

蒋子龙

1994年2月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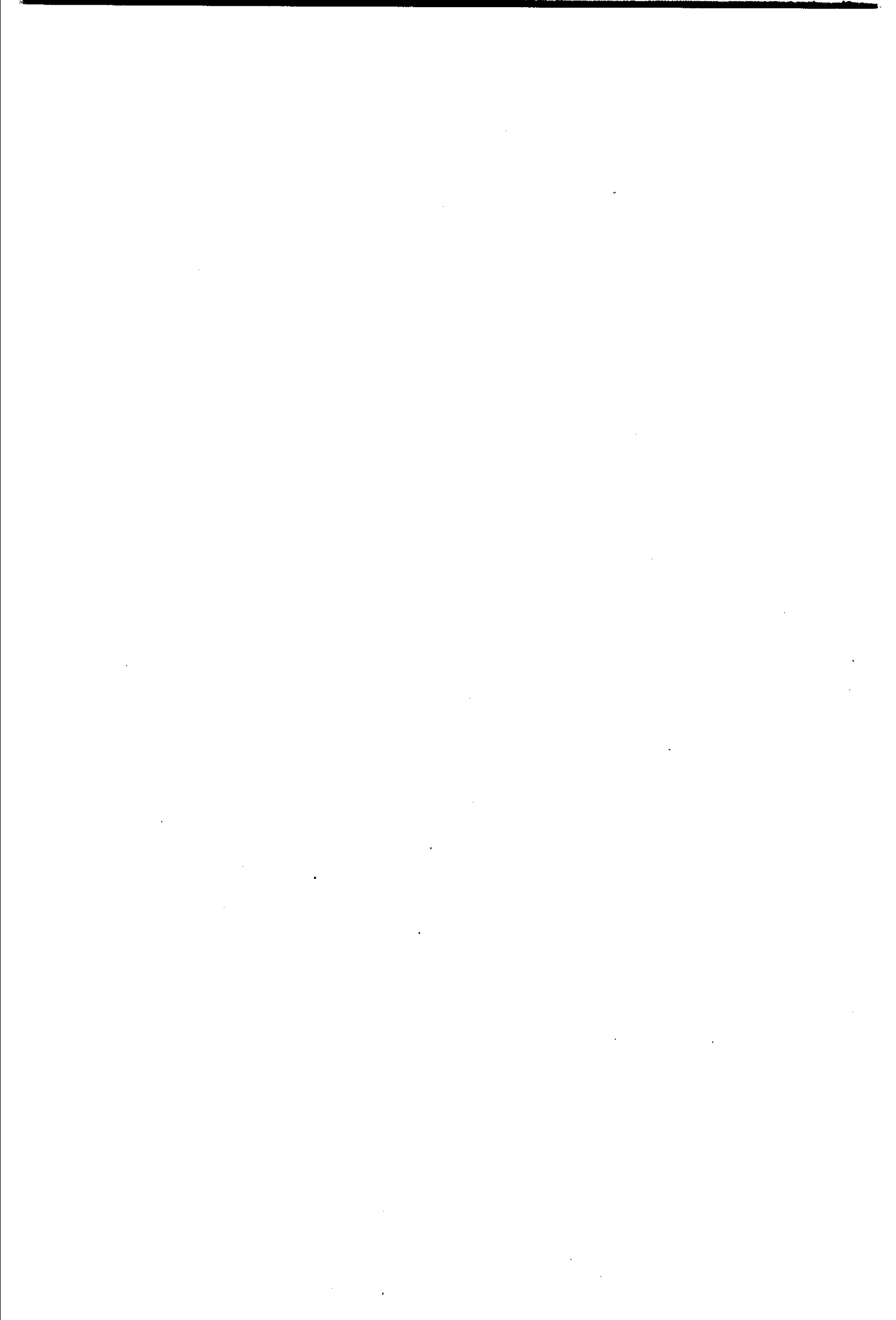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四卷说明 作者 (1)

中篇小说

冬绮之奇.....	(1)
寻父大流水	(69)
螺旋.....	(139)
悲剧比没有剧好.....	(251)
九大行星的流光.....	(313)
退化的男人.....	(383)
兵遇到了秀才.....	(425)

冬 綺 之 奇



她回到了家，把疲劳和风尘留在外面，带着巨大的欢乐和渴望，投进一个属于自己的欢乐窝。闻到了自己最熟悉、最喜欢的味道。一种特殊的是她和家人长期营造出来的氛围，立刻包围了她，渗入她的心脾，感到舒适、愉快、安全。她突然明白一个道理：任何外出都是为了回来。不论去什么地方，再好的外出也无法跟回到家的快乐相比。

左边有儿子提包，右边有女儿簇拥，一个幸福的女人回家，不亚于一个将军凯旋。丈夫迎接她，满脸都是笑意，从她一进门他的眼睛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她，目光里透出一股温情，一种小别胜新婚的欣喜。嘴上却说了一句最平淡无味的话：

“回来啦？”

没头没尾，谁回来啦？人都进家了还问什么回来啦——正是这一句最简单的废话，也最有味道，内容最丰富。

她痛痛快快地无拘无束地喘了口大气：“回来啦！”

丈夫帮她脱去外衣，在她洗手洗脸的时候女儿为她端上来大米绿豆粥、两小碟咸菜。

“嘿，我就馋稀粥、咸菜。”

女儿在旁边笑了：

“爸爸早就想到了，从昨天就嘱咐我，你妈妈明天回来，别忘了提前熬好稀饭。”

她要吃，还要说，这半个多月她肚子里存的话太多了。

“向东，这段时间你的胃怎么样？”

“没事。”

“你知道我这次日本之行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远红外线……”

“日本也在研究，好像已经有了点进展，我必须加劲了……”

丈夫举起食指在嘴边一吹：

“嘘，古人教导，吃饭的时候不许说话。”

“不说话就这么傻看着？”

“看也是吃，你吃饭，我们吃你。也可以我们说，你边吃边听，有许多事情你肯定也急于想知道，就听我从实向你汇报：家里的情况你可想而知，由于户主不在，我们爷仨可以自由散漫一些，但吃喝拉撒睡有点乱套，没有味道，没有意思，等你回来给我们做几顿好吃的。噢，还得告诉你，咱们家出了位明星。上个星期区里有个联谊活动，我带小梅去了，一下子把其他姑娘都给镇住了。一派明星风度，光彩照人，别人都羡慕我有个这么好的女儿。还有你那个宝贝工厂，我也去看过了，基本无战事，你的部下勤勤恳恳、谨慎小心地按你的指令运作……”

他这一招还真灵，用自己的谈锋冲淡了她的谈兴，抑制住她的话头。

叫一个女人的舌头休息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她——

她的第一次婚姻是失败的，跟那个丈夫生活了十年，说的话加在一起还没有现在一天说得多。后七八年基本上跟丈夫不通话了，有话只能跟孩子说，跟孩子又能说多少呢？她与张向东结婚也有十年了，天天有说不完的话，说了十年越说话越多。婚姻的魅力，家庭的魅力，不就在说话上吗？天地君亲师、金木水火土、酸甜苦辣咸，享受一种无话不可说的快乐，是一种心的相通，深的理解和默契，只有夫妻间才有的亲情的交流。她的生命有两条根，其中一条就是家庭。而张向东是这个家庭欢乐和谐的总指挥。他是个真正的男人，因为他有足够的慈爱和亲切。也许是因为他太爱她，所以也爱她的儿女，不是亲生，胜似亲生。或者说因为

他获得了她的儿女的喜欢，她更爱他。她身上有无穷的活力，而启动活力的开关似乎掌握在他手里，他能调动她身上的活力。他当然也懂得怎样爱护这种活力……

她吃饱了，而且吃得很舒服。下面照例要进行出国回来最精彩的节目：打开箱子，展览她给孩子和丈夫带回来的礼物，大讲在外国的见闻、经历和收获。

丈夫拦住了她：

“冬绮，今天太晚了，你在外边紧张了半个多月，也太累了。先睡觉，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而且明天你的事情绝对少不了。”

她顺从了，她乐不得顺从他，心里洋溢着女人的幸福感。回到家她有一种舒适、依恋的安全感，完全放松了，如同在他的怀里。向东是个深沉、成熟的男人，他的魅力在顾盼之间像溪水，慢慢滋润着她，呵护着她。

他看着妻子去睡了，两个孩子收拾好碗筷也去睡了。他才皱起眉头，他的胃又开始扭曲打结。他服了药，点上一支烟，一个人又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他还沉浸在妻子回来的兴奋中。女人就是一种味道，一种气氛，她一回来家里的味道和氛围就大不一样了。

等他走进卧室的时候，冬绮已经睡熟了，睡得很香很沉，脸上带着宁静柔和的微笑，流露出一种高贵的气质，眩目，清美。令他不能不去爱抚她——拥着她，两个人都会睡得香甜。

二

张向东大变样了，从头到脚一身进口货，皮尔卡丹的西装，金利来的衬衣领带，意大利的皮鞋，日本的金表……李冬绮目前对

国内的男人包装行业没有信心，她曾请号称一流的裁缝师为丈夫量过体，做过西装，不是小里小器，这儿紧那儿皱，就是松松垮垮，前后可以放得下两个西瓜。而国外的名牌西装，只要是按向东的身材尺码买回来，就非常合体，像专门按照他的体形制做的一样。他身高一米八，体重一百八十斤，微胖但不臃肿，用名牌产品装备起来，嘿，气度立刻就不一样了——变成了当今时代的上流人物。人们可以把他当成政治家，也可以当成实业家或学者，反正不会把他视为等闲之辈。

张向东自己却没有这样的感觉，浑身不自在，不自然。这套贵重行头赶走了他往日的从容自信，潇洒自如。从脸上的神态到手和脚，都不知该怎样动作才和身上的这套装备相称？有一个好女人投入全部真情和特殊的审美情趣，细致、耐心、不惜一切代价地打扮你，是男人的一种幸福。他若适应这种幸福却要有个过程。

但女人要热情过了头，不问你的意志，不容违抗，也是一件尴尬的事。李冬绮看到丈夫这份局促不安、哭笑不得的样子，开心地大笑了：

“看，多气派，这是什么风度！佛要金装，人要衣装，一点不假。”

儿子和女儿也在旁边叫好。

张向东这个五十多岁的汉子，倒像个第一次穿新衣服的孩子：

“我这个区委书记穿着这身衣服去上班，多不好意思，不是叫人家拿我当怪物看吗？”

“这都是你自己少见多怪，现在是开放搞活，你这个当书记的对自己的穿着都不敢改革、开放，不敢穿名牌，你那个区里的工业还能创名牌产品吗？快走吧！”

她连推带送把丈夫塞进了轿车。

眼里含着满意和笑意看着丈夫的汽车走远了。她回头问女儿：

“你爸的脸色不好看，我不在家的这些日子是不是又犯病了？”

“上个星期二下基层现场办公，错过了吃饭时间，回到机关食堂吃了碗凉面条，就开始胃疼。晚上回来吐了很多血！”

“吐血了？”

她心里一紧，像被人揪了一把。

“不行，一定要拉他到医院里彻底检查一下……”

三

李冬绮的车无法开进工厂的院子，她在厂门外下了车。院子里停着一辆带拖斗的卡车，车上载着包装保温瓶的纸箱子，几个青年工人正在卸车，然后把纸箱子拉进库房，码成垛——这是再简单不过的活了。这些去年刚高中毕业便幸运地成了开发区企业的工人，竟然不会干，纸箱子码了很高，晃悠悠地又倒了下来。

李冬绮笑不得气不得，放下手里的包，不顾自己身上还穿着漂亮的出国服装，走过去给工人们示范：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走吗？你们见过哪栋楼房的砖缝从下到上是一条通线？都是砖压缝，缝连砖，像一排人互相擦着膀子，才会连成一体，不会坍塌。”

她边说边做，手快眼快，腿活腰活，纸箱子整整齐齐，稳稳当当地被码起了垛。

嘉泰保温瓶有限公司厂区并不大，总共只有八十名员工。听说总经理回来了，大家都有点兴奋，或者说有点紧张，有点新奇——不知李总这次出去又给公司带来什么好处？但工人们只能偷偷瞄她一眼，谁也不敢离开自己的岗位，停下手里的活计。只有总经理助理闻讯从办公室跑出来，从卸纸箱的地方追到冲床前，才

追上李冬绮。

只能用这个“追”字来形容她的助理的神态和节奏。

他的上司看上去漂亮优雅，风度迷人，走起路来却飞快。而且看不见她有多大的动作，迈多大的步子，完全是无意识的，不失其女性的优雅，不知不觉就飘到了前面，把别人拉下一大截。一般男人如果不紧追，不小跑，跟不上她。除非她意识到要就合一下别人，故意压住自己的脚步。做她的助理是很苦的，她思维的速度和行动的速度都比常人快得多。她在冲床前发现了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助手还没全记下来，甚至还没有完全弄明白，一抬头，不知她什么时候又已经到了十几米外的冲床前，又在那儿下达什么指令或亲自示范。害得助手们老跟老也跟不上。保温瓶生产的全过程，从设计、工艺、设备、技术到生产的每一道工序，都是她一手规划建立起来的，操作工人可以说是她把着手教出来的。她对全公司的每一个环节都熟得不能再熟了。

经济技术开发区刚建立了一年多。李冬绮的公司是开发区的第一批企业。去年她刚来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盐碱地，自己带来了米、油、盐、酱，一边规划未来，一边还要自己埋锅造饭。当时她是天津市保温瓶公司的总工程师，工作驾轻就熟，饭碗是铁打的。人们对开发区和合资企业之类的新东西还充满疑虑。新加坡的一位巨富，两次参观保温瓶公司，对李冬绮的知识之广博以及她对世界保温瓶行业的现状了解之多之透，感到惊讶，一下子就看中了李冬绮。提出如果由她出任总经理，这位巨富就投资在开发区办个厂。周围的朋友都劝她不可冒险，已经四十多岁了，守在总工程师的位子上不是很好吗？既轻松，又安全牢靠。

她最后还是选择了挑战，幸好张向东支持了她。

事业是她生命的又一条根。人工作才像人，好不容易有了机会，有了舞台，再不登台，再不亮相，不要说别的，连自己都对不起。

人只要胆大就有可能是幸运的。

——她到底是幸运者还是倒霉蛋？现在还很难说。

李冬绮来到装瓶工人跟前，问一个小伙子：

“现在你一天能装多少啦？”

“一百六十多个。”

“有点长进，和国营企业的水平差不多了。我们是合资企业，效率还要更高，生产线调试好以后，每个人每天最少要装二百个。”

她在心里对自己的工人还是满意的，这才几个月的工夫，达到这个水平就很不容易了，他们在父母面前还是孩子……正因为他们还是大孩子，她这个管家婆对他们要求就更严。他们还处在“三天不打就敢上房揭瓦”的年龄。从表面上看，工人们很怕她，可私下里有几个小伙子以她的风度作为找女朋友的标杆。她听了扬头一笑：

“这是还没有摆脱恋母情结。”

她看到地上的模具，脸上现出不悦：

“怎么，这个模具他们还没拉走？”

助理说：“我打电话催了几次，还亲自去了一趟机床厂，他们不给修，说模具没问题。”

“没问题压出来的都是废品？”

“我看他们是修不了。”

“修不了就应该退款，影响了我们的生产，耽误了我们的市场，他们得包赔损失。”

“我看很难。”

“什么事都很容易还要我们干什么？”

“除非打官司？”

“你以为我不会？我不敢？人被逼急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她一阵风似的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助理也随后跟了进来。助理忠心耿耿办事扎实，否则就经不住她几问。

“刚才我在车间里看见瓶胆的破损率仍然很高。”

“还是百分之七。”

“我跟他们快把嘴皮子磨破了，看来只有最后一招了，惹不起我们躲得起，停止买他们的货，改用上海瓶胆，上海胆的破损率只有百分之三。”

“李总……”助理话到嘴边又犹豫了。

“你说——”

“这儿的瓶胆虽然破损率高，我们却不能不用，人家是我们公司的最大的一家投资单位，是我们的婆婆。您这总经理也是人家任命的，得罪了他们怎么行！”

“是啊……”李冬绮心里也没底。

她可知道什么叫婆婆。

她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就当了人家的媳妇，婆婆喜欢吐痰，她怎么也想不通，人肚子里怎么会有那么多肮脏的吐之不尽的东西。婆婆很轻巧地嘴一张，叭地一口黄糊糊的粘痰就吐到了地上。倘嘴边还挂着一部分，或嘴里还留着一部分，就用手一抹，然后顺便又抹在炕沿上。她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婆婆夜里吐的痰，新的用纸擦，陈的用煤铲刮，以后没有那么多废纸就用煤灰渣子。晚上她下班回来，要打扫婆婆白天吐在地上的痰。有痰桶尿盆不用，就要这股随心所欲的婆婆劲。她一天要做三顿饭，洗三次锅盆碗筷。她做在前边，吃在后边，而且轮到她吃的时候都是残汤剩菜了。她领了工资如数交给婆婆，所有票证也都把在婆婆手里，包括鸡蛋票。因此她生了小孩就吃不上鸡蛋——中国的女人在坐月子期间还吃不上鸡蛋的能有几个？订了半斤牛奶，也是由婆婆喝。她实在饿坏了，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给孩子喂奶都吃力，奶里除去水也没有别的。她求丈夫给买点点心吃，当时是1964年，中国已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点心不要票。丈夫却只给她买回四块核桃酥，仅够塞牙缝的。一出满月，她继续当

“祥林嫂”。她最怕星期天，最怕冬天。一到星期天，婆婆有下不完的指示，她有干不完的家务活。而齐齐哈尔的冬天又格外长，每到星期天她要洗全家的衣服，还不许烧热水，婆婆说那太费煤。两只手在扎骨头的冷水里揉搓硬邦邦的脏衣服，决不亚于往十个手指甲里钉竹签或者伸手到滚烫油锅里捞铁球等刑法，接受那些刑法是没有办法的，被人强制，被人捆绑住。而她是自由的，是自愿的。再残酷的刑法是一阵子就过去的，而她受的刑法是缓慢的，长期的。她的手被无数冰针刺烂了，十指连心，心也被冰水扎疼了。实在忍不住了就把手拿出来，举在胸前，放在嘴边，疼得跳脚，却不能说，不能叫，只能暗暗地流泪……

“如果怕得罪婆婆，我们的公司也就完了。公司干不好，婆婆们分不到钱，甚至收不回投资，最终还是要得罪婆婆。那就不如现在得罪，将来让他们得好处。”

总经理决定了的事，助理还能说什么。

当李冬绮既不发威，又不发笑，突然间心无旁骛，她看着你，又没看见你的时候，她的灵气像星星一样闪烁不定。然后就会表现出一种站在自信是正确的立场上决不妥协的强硬态度。

她又问：“销售情况怎么样？”

“不好，外方老板那儿最多能销百分之十。”助理回答得很老实，报忧不报喜，因为无喜可报。

李冬绮不想多跟助手说什么，自己对这个公司的前途的设计必须下决心了。

当初建这个公司的时候，外方投资老板为了自己获得销售的利润，曾经提出来包销全部产品，叫李冬绮只管生产。如今生产已进入正规，产品却销不出去，如果自找销路势必会得罪外方老板，而外方的婆婆更加得罪不起！

然而世界上任何为了获利的交易都不可能神圣地进行。

她像是对助手，也像是对自己说：

“既然董事会把这个公司交给我，我就得采取对公司、对职工、对董事会负责的态度。从现在起，我们必须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你赶快准备一下去参加广交会，宣传我们的产品，能订出去多少算多少……”

时间太快了，她觉得还没做什么事，一上午就过去了——这种感觉可不好，年纪越大才会感到时间过得越快。她突然一阵焦躁，一种无名的压力和紧迫感向她袭来……

四

嘉泰保温瓶公司每天中午免费为职工提供一顿午餐：两菜一汤。

这一天厨房做了红烧肉，被先去的人一抢而光，等到李冬绮和几个管理人员走进餐厅的时候，只剩下一个素菜了。

李冬绮笑了，她太理解馋肉的感觉了。指示厨房去买一头猪，一头不够就两头。红烧肉一定要管够。

当她看到洗碗池旁边的垃圾桶时，就再也笑不出来了。垃圾桶里装满了，里面有米饭，有馒头，有青菜，还有红烧肉……她把餐厅的负责人叫来指着垃圾桶问：

“这是怎么回事？”

“咳，这些年轻人太没教养，眼大肚子小，恨不得中午这一顿不花钱的饭吃得能饱一天。您看，哪个人的盘子里不堆得像小山一样，最后吃不下只有倒掉。我们就不应该招收这种郊区的工人……”

“这跟郊区市区没有关系，他们都是高中毕业生，这是我们管理教育的问题。从今天起，你每天向我提供一份倒掉饭菜者的名